

聪
聪
著

远离祖界的胡同

海潮出版社



远离租界的胡同

聪 聪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1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开本 印张：12.75 字数：286千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54-085-0/I·11

印数：1—10000册

定 价：5.10元

谨以此书

献给 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党派、各民族的英雄的人民！

献给 我在旧中国的小伙伴们和新中国当代的青少年——今天的中年人和明天的中年人……

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

作者 聪 聪

主要人物表

祁妈妈	诚善里34号的穷人，祁三学之母。
祁洛田	祁三学之父，清道工人。
祁大宝	祁三学的大哥，十五六岁，庆丰服装店的学徒工。
祁双镰	祁三学的二哥，十二三岁，报童。
祁三学	祁洛田的三儿子，六七岁。
祝师傅	电厂工人，诚善里34号院居民，中共地下党员。
祝大娘	祝师傅之妻。
祝铁蛋	祝师傅之子，祁三学的好友。
铁蛋姐	祝师傅之女，大宝的女友。
郑蓝霞	春明小学的校长兼老师。
郑晓天	郑蓝霞的侄子。
郑升平	郑晓天之父，郑蓝霞之兄，麻袋作坊的主人。
赵宝庄	小贩赵爷爷捡来的养孙，双镰之友，诚善里穷人。
于芳	鞋匠之女，三学之友。
刘亮	卖油小贩“香油刘”之子，外号“小油瓶”，三学、双镰之友。
小肉球	巧卡饭店老板的私生子。
肉球妈	巧卡饭店的女招待。

胖大婶 女厨子，祁妈妈在公馆当女佣人时的同事，祁三学的“干妈”。

三舅 夏老爷三姨太的弟弟，进步学生。

薛鲁 病退的大学生，革命的文学青年，诚善里的居民。

秦经理 诚善里鹏程印刷局老板，国民党左派，薛鲁的舅舅。

吴奶奶 诚善里34号院居民，孤寡老人。

洪妈妈 抗战烈士洪将军的遗孀。

王班长 解放天津的河北籍四野战士。

于大婶 于芳之母，鞋匠之妻。

艾丽丝(Alice) 旅华法侨，工程师，新寡。

小艾丽丝 法国工程师艾丽丝之女。

卖药大叔 街头卖药献艺者，诚善里32号院新居民。

佟幼枝 被骗忍辱的中国修女。

朱警长 诚善里的反动警官，恶霸、汉奸，外号“狗哈腰”，国民党右派。

钱掌柜 庆丰服装店老板，祁三学家同院邻居。

钱图 钱掌柜的长子，唯才学校学生。

钱盛 钱图的弟弟，唯才学校学生。

蔡唯才 唯才学校校长，朱警长之友。

史密斯(Smith) 披着教授、经济学家外衣的美国特务，艾丽丝在柳园新邨的邻居，蔡唯才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

赫内门(Honeymen) 史密斯之子，唯才学校学生。

冯伍 流氓无产者，后为朱警长的卫兵。

朱长吉 外号“长腿鸡”，朱警长之女。

孔道长 神功学社反动道长，国民党特务。

喇叭花 日本、德国双料汉奸德友日的小姨太，后为郑升平的填房妻，神功学社道徒。

邢梦银 段祺瑞的旧听差，诚善里32号院原居民，吸毒者。

德友日 即“德大夫”，汉奸，披着医生外衣的法西斯分子。50多岁。

鹰钩鼻子 外国神甫，法华学校的训导处的训育长。

卢灰渣子 诚善里收房租的，电厂老板的小舅子。

夏小姐 夏公馆夏老爷的长女。

目 录

第 一 章	难忘的腊月初八…………… (1)
	1—6 这就是天津卫——生死攸关 ——天降神人——血溅铁桥 头——意外的麻烦——新生
第 二 章	祁妈妈的希望…………… (19)
	7—8 比大耗子还小的儿子——他 叫祁三学
第 三 章	梦…………… (29)
	9—12 昏暗的早晨——梦见了上学 ——祁妈妈三进阔公馆—— 又不象是梦
第 四 章	那棵小杨树做证…………… (54)
	13—18 春明小学的铃声——第一堂 课——春季里来百花香—— 礼拜天——爱与恨——打狗

第五章	罪恶的吉普车..... (97)
	19—22 夜黑雨濛濛——野蛮的封条 ——郑老师，您在哪里—— 一群孤儿
第六章	天亮之前..... (113)
	23—26 东方红——卖报歌——唉！ 这场美国电影看的——决不 当殖民地
第七章	34号秘密行动..... (153)
	27—31 路口那边是酒吧——惊险的 夜晚——“我也是中国人！” ——冯伍查户口——为了那 一天
第八章	白色的妖魔和黑色的小鬼..... (186)
	32—34 白色的妖魔——小鬼在黑暗 中挨坑——三块玻璃纸的棍 儿糖
第九章	租界的秋天..... (217)
	35—37 竞选的丑剧——娘——另一 种悲惨的母亲
第十章	吼 声..... (241)
	38—40 夜半饥寒——雄浑的号子震 荡着码头——谁是乞丐
第十一章	黑吃黑..... (262)
	41—44 又是一年春草绿——钱掌柜

发财——绑票——一顿杂面
条

第十二章 法币时代的末日……………(291)

45—49 同学——圣诞节的糖——童
子军服和大字作业——赵宝
庄买咸菜——最冷的夜

第十三章 曙色即将来临……………(322)

50—52 亮光在炮声隆隆中闪现——
最后一张报纸——娘娘宫遇
险

第十四章 复仇的激战……………(340)

53—55 不该有的痛哭——子弟兵
——多喜临门

第十五章 警钟在幸福中敲响……………(356)

56—58 欢乐的街头——炖肉飘香
——很快就要爆炸

第十六章 不是尾声……………(378)

59—60 后来……—田野上的新春

从寒冷和饥饿开始(代后记)……………(384)

第一章 难忘的腊月初八

祁妈妈希望她的儿子们，不管长大了干什么，都不要忘记这一天……

1 说来话长。那时候，祁家的老三——也就是祁妈妈最小的儿子祁三学，还没有出生；她说的这一天，是1939年的农历腊月初八。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鸡鸭。

是啊，都这么说。但是，在冀中平原农村里长大的祁妈妈，今年都35岁了，也还从来没见过真有谁家的鸡或鸭，被冻死；祁妈妈想，也许，因为它们身上都长满着绒乎乎儿的羽毛吧……

然而，这一天的祁妈妈呢，却仍穿着一身自己织的土布做的夹裤夹袄；你说也是怪，带着俩儿子，挤在火车里，她一路上却没想到冷。

她在着急上火。

怎么能不着急呢？老家闹饥荒，自个儿的丈夫祁洛田为了挣

钱养家，就跑到天津卫当清道夫，扫马路来了。可谁承望，突然日本鬼子占了天津，后来丈夫就再也没有音信了！

怎么能不上火呢？再后来，好不容易听说丈夫还活着，却又是半年半年的不发饷。今年夏天天津卫又闹了大水，水上了楼，大街小巷都变成了河，淹死饿死了那么多人……你说说，要是万一孩子他爹已不在人世了，她拉扯着俩孩子，兵荒马乱的，可怎么过？

不行！祁妈妈想了一天两夜，最后到底卖了那间草房和半亩坟地，买了车票，不管三七二十一，挤上火车就来了。她想，要死，一家子也要死在一块儿！她着急，她上火啊！

老人们说，着急上火的人不知道冷。

不过，当傍晚的雪粒儿下完了以后，当她被累得昏昏沉沉地领着儿子们下了火车，又被人群拥出天津火车站的时候，她放眼一看，却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一直从心口窝凉到头顶——

天哪！这就是家乡老人们过去经常说的，那能养活穷人的天津卫吗？

对，是有洋楼。但是楼的每一层临街的窗户，都被木板、木条儿钉死了，就象一个人被封上了眼睛，叫人看了那么憋气；看得出来，是因为发过大水。在墙上那半人多高的地方，还留着一道又平又直的水印儿，水印儿以下结满白花花的冰。

对呀，也有大马路。但是没有电车开动，只有两条长了锈的电车铁轨，象一对死蛇似地躺在地上，弯曲着伸向远处、拐向另一条马路……

快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祁妈妈多想喝口水啊！瞧，不远处的马路边上有个自来水龙头，她刚想走过去，认真一看，啊，马路

两旁原来都用铁丝网拦住了！这可真是，连喝口凉水的地方都没有啊！

一阵寒风吹过，祁妈妈好象看见那个昏暗的、快下山的太阳，竟朝着她慢慢滚了过来——不，哪里是什么太阳！随着一阵阵皮靴“跨跨”响，那分明是一小队用刺刀挑着膏药旗的日本兵走过来了！

日本兵——这应该说是一种外交上的说法，当时的老百姓，哪怕是个3岁的孩子，也不会这么客气地称呼这些无恶不作的畜生！因为他们不是人，不配称做人，他们甚至连畜生都不如！畜生，有时候还知道对供养它吃喝的主人加以保护，或者起码不乱踢乱咬；而这些披着黄色人皮的、端着带血刺刀的侵略者，毫无人性和理性，奴役中华、烧杀抢掠，纯粹是一帮魔鬼！祁妈妈知道，人们管他们叫“日本鬼子”，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因为几个小时以前，祁妈妈在老家县城上火车的时候，亲眼看见，一个不愿意向鬼子兵敬礼进站的庄稼汉，被日本鬼子当场一刺刀给挑了；因为就在刚才，祁妈妈被人群拥着走出天津火车站的时候，又亲眼看见，一个不小心走错了出站口儿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被鬼子用皮靴踢倒、又被枪托打晕……

跨跨、跨跨、跨跨……那队扛着刺刀的鬼子，带着满脸的凶气，向祁妈妈这边走来。祁妈妈右手抱着的二儿子小双镰，忙把头扭到妈妈的肩后，忍不住地说：“妈，我饿……”

祁妈妈想，是啊，咱们中国的每一颗粮食，几乎都叫这些鬼子抢去了，你一个不满4岁的孩子，一天来只吃过半拉高粱面饼子，能不饿吗？啊，祁妈妈猛然想起，小双镰的衣兜里还有两张纸币呢！那不正好去买点儿吃的吗？但她刚掏出来，还没回身去

找卖东西的地方，只是一看那两张绵纸印的票子，就又赶紧收了起来——真玄！祁妈妈怎么忘了，那是冀中农村抗日游击区用的边区票啊！幸亏身边没有更多的人，只有一个修电杆的师傅，要不然，如果叫坏人看见报告了鬼子或汉奸，那可就被当成八路抓起来不可，那可就没命了！

一闪、一闪、一闪……那刺刀上的膏药旗，带着刺骨的冷风，朝祁妈妈这边逼来。祁妈妈左手领着的大儿子大宝，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忙向妈妈身边紧靠了一下，不情愿地说：“妈，我冷……”

祁妈妈听后才一愣：她清楚，大儿子虽说刚刚只有7岁，可是从小知道要强，懂得心疼妈妈，还从来没有喊过饿、嚷过冷。直到现在，祁妈妈才感到自己身上的土布夹裤夹袄，竟是这么不挡寒！本来是铜钱厚的土布衣服，却象纸一样单薄；腊月初八，原来真的是这么冷——别说能冻死鸡鸭，要不是一心为了两个儿子能活下去，她就是一个再年轻力壮、再吃苦耐劳不怕难的大活人，站在这里，恐怕也早就被冻僵了！

又是一阵寒风刮来。

祁妈妈分明听见，那路边的自来水管子“嘎巴”一声，冻裂了！祁妈妈不想死，她多想越过铁丝网，去喝几口刺骨的凉水，提提神，更好地为儿子们活下去啊！但她却清楚地看见，那被冻裂的水管里，好象从来就没往外流过水，而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下吐着冰锥锥，又亮，又长，又尖……直戳她的心，使她不禁打起了寒噤。

突然，刚出站不久的人群动乱起来。

那个修电杆的师傅忙走过来，对祁妈妈轻声说：“这位大妹子，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傻站着？还不快去排队过桥，没看见日本

鬼子过来戒严了么？”

祁妈妈初来天津，举目无亲，她打量了一下这位身穿旧棉袄的魁梧汉子，感激地点了点头，忙去排队。

2 祁妈妈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当下了火车、又跟着人们走到海河边的时候，寒风更冷、天气更暗、情况更恶劣了——原来，等着过大铁桥到河西、河南市区去的人，早已排了长长的队。头蒙着被子的女人们，身裹着麻袋片的男人们，一个个在寒冷的冰雪地上冻得直跺脚，孩子们围在大人们的身边哭闹。

“请问，你们等了多半天了？”祁妈妈问一个冻得嘴唇发紫的老大娘。那老大娘本想回答，但张了两次嘴，也没张开。

“什么？半天？”老大娘的儿子揣着袄袖儿，吸溜着鼻子说，“得了吧大嫂，您别逗了！我们排了两天两夜了……”

祁妈妈顺着他的眼光往远一看，可不是！要想进市里去找孩子他爸，就必须过那座大铁桥。可是，那个被叫做“法国桥”的铁桥桥头，却拦着亮着红灯的铁丝网，垒着装土的麻袋包，只留了并排顶多能走过两个人的一个窄豁口，还由几个端着刺刀的鬼子把守着。她看了好一阵，也不见放人通过。

“今天太晚了，不放人过桥了吗？”祁妈妈担心地问。

“不是不放人了，”那个老大娘的儿子说，“是今儿个一整天还没放过人呢！等着吧，谁叫咱们当了亡国奴呢！人家啥时候想放人才放人哩！一回也许放一个两个，也许放十个八个……要不是来天津卫看我快病死的老爹，谁豁着命来遭这份儿罪！你弄着俩孩子，又没拿个被褥铺盖的，可够一呛……看你这穿戴，八成也

是庄稼人吧？”

“嗯。”祁妈妈谨慎地应道。

“你们还没去办过通行证吧？”

“通行证？什么通行证？”祁妈妈觉得越听越不妙，连忙问道。

“就是这个哩——”那个老大娘的儿子从怀里掏出一张硬纸卡片，叫祁妈妈看了看，又连忙揣好了说，“办这个通行证要花不少钱哩，没有它，排到桥头也不让过哩！”

“……什么？”祁妈妈听后立即一激灵，她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上：这下可坏了！腊八啊腊八，你今年为什么这么冷？今天夜里要是不放行，或者就是放行了，没有什么“通行证”也不让过桥的话，不用说站两天两夜，就是只站一夜，恐怕不到天亮，我们娘儿仨饿不死，也得冻僵！

这时候，河边铁丝网上的红灯忽然灭了，接着就听见前边哭闹起来——人们说，那是一个已经冻饿得受不了的老爷爷，一个不小心，倚在了铁丝网上，马上被电死了！

河边和桥头铁丝网上的电灯，又红了起来——铁丝网带电。

祁妈妈的寒冷，一下子被驱散了个干干净净，她象被烈火烧着了全身一样难受！她想：难道，这就是亡国奴的命运吗？难道，我们祖祖辈辈劳动、生活在自己的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就真的要永远被奴役、被这样残害下去吗？我作为母亲，能让我的儿子们，就这样长大又这样死去吗？

不！就是死了，也不能当这个亡国奴！这时，祁妈妈不由得又想起了今天早晨……，今天早晨离开老家祁家庄村的时候，那个由西边太行山上下来的女八路对她说过：“既然你那么想去天津卫找孩子他爸，就去吧！其实，你要不去就好了，咱祁家庄马上就

建立党支部了。抗日减租就要开始了，穷人有盼头儿了……你们路上多加小心吧！这两张边区票，路上给俩孩子买个火烧吃。千万别忘了，在到火车站以前，一定把它花了啊！一挨近县城火车站，就是鬼子汉奸占的地盘了。天津也沦陷了，为了你们一家子的安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从抗日游击区去的，你可以少说话，一切多注意！不过你要记住：日本鬼子长不了，我们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抗战一定会胜利的。我们女人，就算是光为了孩子，也要咬牙活下去！”

对！不能死，为什么要死？应该想办法活下去！

可是，眼下该怎么办呢？饥寒交迫，身无分文。唉，要真是身无分文也倒好，危险的是身上还有两张边区票啊，花不能花，扔无处扔！祁妈妈想，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忘记了那位女八路的嘱咐，忘记了在上火车前把它花掉。事到如今，真急死人了！

唉！这个时候，祁妈妈多么想念那位故乡的女八路啊！她甚至想，如果能再遇上个象刚才那身穿旧棉袄的修电杆师傅似的好人，也是福份啊！可是谁想到，不知在什么时候，那位工人师傅却不见了；祁妈妈前后左右地巴望了好久，也没再找到他。

天黑下来的时候，桥头那边的人们活跃起来——鬼子要放行了！

祁妈妈心里明白，这就是说：她和孩子们生死悠关的时刻到了！想法子过桥吧，没有“通行证”；不过吧，母子三人肚里没食儿，衣衫单薄，这一夜准都冻死……祁妈妈这个农村妇女，还不懂得公历纪年，她不知道那年就是公元1939年，但是这一回她顶死也忘不了，那年按中华民国算，是民国28年，按农历说，那一天是腊月初八！

“民国28年的腊月初八，”祁妈妈在黑暗中想，她没有泪，她没想哭，但是她的心里疼如刀剌，比哭还难过千百倍，“我头一次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要是能闯过这一关，能够活下去，我要叫我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天——这一天，简直是陷进了阴曹地府，实在太悲惨、太危险了！”

她还不知道，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呢。

3正当祁妈妈带着两个儿子，站在能冻掉耳朵的冷风中不知所措的时刻，不料，一个亲切的声音唤醒了她：“哎呀，大妹子！你们叫我好找，快跟我来。”

祁妈妈一看，喜出望外，这可真是天降神人：原来这招呼她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修电杆的师傅！

七岁的大宝好懂事，他认准这位师傅是个救命恩人，一下子撒开妈妈的衣角，扑了过去：“大大！好心的大大！您救救我们吧……”

“好孩子，你是个男子汉，在日本刺刀底下，不能哭！”修电杆的大伯搂住大宝说。

“我就不哭。”一直扒在妈妈肩头，都快被饿昏、冻僵的小双镰，听见这位大伯说的话，登时活动起来，响亮地回答着；那神情，好象他并不是个3岁的小娃娃，而是个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子汉似的。

那位修电杆的师傅接过小双镰，把他们领到一个墙根下，对祁妈妈悄悄地说：“你们别怕。我姓祝，是桥那边电厂的工人，你就跟我叫祝大哥吧……前些日子铁道工厂的哥儿们，为了抗议鬼